



铸剑为犁

马奇昌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马奇昌，曾用笔名炳煌，原籍河北省武安县（今为市），汉族，年逾花甲。曾在工厂当装卸工和烧炉工10年，又在医院工作10年，八十年代开始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西安市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主任、西安市文联委员。一九九四年获西安市第六届文学奖，一九九九年因创作成绩突出得到西安市委宣传部嘉奖，二〇〇〇年长篇现代小说《古城岁月》获陕西省作协首届吉元文学奖，二〇〇二年长篇历史小说《正气歌》参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二〇〇六年《正气歌》获西安市第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七个一工程奖（以上作品均以笔名炳煌发表）。

鑄劍為犁

五味齋主人



马奇昌 著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铸剑为犁 / 马奇昌著. -- 西安 : 三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518-0721-0

I. ①铸… II. ①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3441号

铸剑为犁

马奇昌 著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147号
电 话 (029) 8720512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人口报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978-7-5518-0721-0
定 价 28.80元
网 址 <http://www.sqcbs.cn>

第一章

冬季的飞雪，依照诗人夸张的说法，是雪花大如席。但像今年冬天这样的雪，还真是罕见。只见天地之间，尽是一片白茫茫。朔风怒吼，大雪飞扬，落在崇山峻岭之上，深谷之间。雪花在风的裹挟中，升腾到半空，又四散飞扬，仅仅几分钟的时间，积雪就已盈寸，但它并无歇息之意，而是愈加猛烈奔腾，悬崖上的冰冻已厚达数尺。这哪里是在落雪，简直是天撕开了一个口子，向大地倾泻这古人称之为“六出”的白色寒冷之物。漫山遍野，都好似穿上了一层厚厚的冬装。天地之间，充塞了一股凛冽的寒气。

这是1948年2月27日，在陕北瓦子街。数不清的西北野战兵团战士寂无声息地埋伏在这里。

一年前，即1947年3月，胡宗南指挥国民党20多万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边区组建的西北野战兵团只有3万余人。在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北野战兵团领导的指挥下，先后发动了青化砭战役、羊马河战役、蟠龙战役、陇东战役、榆林战役、沙家店战役、延清战役和黄龙战役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次即将发生的瓦子街战役，也叫宜（川）瓦战役。西北野战兵团采用的是围点打援战术：即先以第三、六纵队包围宜川城。宜川位于黄龙山之中，北接塞北，南联关中，东临黄河，是个交通枢纽。城西有座七郎山，据说是宋代杨家将中的杨七郎屯兵之处。守卫宜

川的是国民党整编二十七师副师长，兼任二十四旅旅长的张汉初。3月24日，西北野战兵团以第三纵队、第六纵队各一部，突然包围了宜川城；再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四纵队全部及第三纵队、第六纵队各一部共八个旅的优势兵力进至宜川西南之瓦子街地区埋伏，准备歼灭援助宜川之敌。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瓦子街的地理形势，瓦子街是洛宜公路的咽喉，往东经任家湾到铁笼湾，山势险峻，森林茂密，荆棘遍地，两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15公里的狭谷，正好便于我军伏击援敌。瓦子街东南山势高耸，有千米之高；与瓦子街北山遥遥相对，犹如两扇大门雄踞于瓦子街公路南北两侧。山脚下就是敌人的营地。我军控制了它，就能把“口袋”扎紧，完成对敌合围。瓦子街战役是陕北战役最大的一次，也是我军转入外线作战的第一仗。它的胜利，将会彻底改变西北战场的形势，打开我军进军关中的门户，促进全国战局的发展。

果然，当胡宗南得知宜川被包围的消息，立即急命代总指挥、国民党二十九军军长刘勘率部解围。2月26日，刘勘率二十九军军部，以二十七师为先，九十师压尾，共计3万多人，沿洛（川）宜（川）公路出发，28日晚到达瓦子街。刘勘打算29日突到宜川，所以仍摆着进攻的架势，也没有构筑防御工事。当夜雪虐风饕，满天飞絮，这对我军歼灭敌人形成很有利的态势。凌晨两点，我军发起攻击。刘勘果然拼死力来争瓦子街东南山高地。敌九十师师长严明派了两个精锐团：一五七团和一五九团反扑高地；并下达了最严厉的命令：攻占不下高地，提头来见。阵地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国民党士兵的作战能力并不弱，从10时到16时，先是以整连、再以整营的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持续不断地发动了冲锋。西北野战兵团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和第一旅二团，打得英勇，守得顽强，同冲上阵地的敌人白刃格斗20多次，整整激战一天，在方圆不到200平方米的阵地上，倒下了近千名蒋军士兵，战至黄昏前迫使

敌人再无攻击能力。但这两个团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七一四团参谋长牺牲。双方陷入了暂时的沉寂。

在主阵地的侧翼，有一个小山包，原先由我军一个排驻守，经过多次激战之后，阵地上只剩下了一名文书，他约有二十六七岁，身材高大，剑眉双耸。他从灰土中站出来，用悲愤的双眼徐徐环顾了一遍牺牲的同志，坚毅而又沉痛地说道：“我在，阵地在，一定要坚守到后援部队上来。”

“叭”的一声，一颗子弹从他耳畔扫过，他急忙闪到旁边。“叭叭叭”又是接连几声枪响。随之听到一声喊：“共军弟兄听着：你们已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

“哼哼。”文书轻蔑地笑了，他也大声喊道：“死到临头还嘴硬，究竟是谁包围了谁，你心里清楚。我们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立功受奖。”

“胡扯，老子是国军，身经百战，打过日本，杀过土匪，岂能屈服于你们这些土包子！”

“打过日本？别吹了，你参加过什么战役？”

“两河口战役。”

“噢，就是1945年春夏在豫西管道口、西峡口打了五个月的战役。”

“呵，你也知道。”说话的国民党兵掩饰不住得意了，从岩石背后露了一下脸。他年纪不到30岁，满面污泥，不过相貌倒还清秀，看来也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从他的服饰看，明显是个军官。他继续洋洋得意地说：“当年，日寇以三个师团5万兵力向陕西进犯，企图拿下西安飞机场，使得P-51型重型轰炸机不能从老河口机场和西安机场起飞轰炸朝鲜和东北日军，进而占领四川，打通西北至西南通道，将其占领区连成一片，逼我投降。我们乃发动了两河口会战，这是八年抗战中22次大会战

里最晚结束的一次。战事之激烈，非汝等之所知也。”他掉了一句文，看来很得意。

“嘿嘿，”文书笑了起来，“此战役我亲身参加，何谓不知？”

“你参加了？”国民党军官诧异地大声喊道：“参加了哪次战斗？”

“伏牛山战斗。”

“能否再讲具体点？”

“丁河店之战。”文书铿锵有力地回应道。

国民党军官不胜感慨道：“我也打了这一仗，当时面对的是日本王牌部队第12军。我的一个营伤亡大半，我这个营长几处负伤，阵地也几乎丢了”，说到这里，他眼珠一转，想打文书个不备，“叭叭叭”就是一梭子；岂料文书早有防备，隐藏在一块巨石后面，子弹打得石头火星乱迸，他却安然无恙。文书用手擦了擦脸上的灰土，大喝道：“暗箭伤人，不是英雄，你这个狗屁东西叫什么名字？”

“去你娘的，我姓秦名慕文，黄埔十四期毕业，校长蒋委员长。我当营长是昨天的事了，现在是堂堂国军团长。”

“噢，”这次文书诧异了，“国民党军队升官这么快？”

“快个屁，团长、副团长都阵亡了，我就当了。”稍停，他又喊道：“共产党不打日本，专打我们。你叫什么名字？”

“你既报了姓名，来而不往非礼也。三五九旅七一七团三营文书宋宏伟。我们从禹门口强渡黄河，刚刚到达瓦子街。”

“三五九旅，就是王震领的那一群泥腿子在南泥湾种地来着。”

“叫大生产，打破了你们的封锁。王震现在我们第二纵队司令兼政委。你在丁河店是怎么打的？我倒想听听。”

秦慕文顿时精神大振，他解下腰上的水壶，喝了一口，大声说道：“在丁河店，我率全营攻占山头。这个山头大多是悬崖峭壁，只有一条

小道通到山上，真正难攻！日军炮火非常猛烈，如雨点般密集。我们经过多次激烈冲锋，伤亡了近一半人还没有攻上去。”

“最后怎么样了？”文书宋宏伟喊道。

“最后吗，是在、在、在友邻部队支援下攻上去了。”秦慕文显得有些底气不足。

“哈哈，”文书纵声大笑，“我来替你说完吧，日寇在山上纵火，想烧死你们。在这万分危急之时，共产党军队一个连爬上悬崖，翻过陡壁，从敌后发起攻击，你们营才占领山头。”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秦团长瞪大了双眼。

“我就是在那一天参加的八路军，也是第一次参加战斗。”宋宏伟不无得意。

“原来如此，不期又今日兵戎相见。”秦慕文不胜感慨。

“你说共产党不打日本，专打你们，事实俱在，汝复有何说？”宋宏伟讥讽地喊道。

“这……”秦慕文说不出话来。此时，一阵寒风挟着大雪，迎面扑来，刺得他鼻尖发痛。他好似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还是个团长，于是大声喊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必多言，放马过来。且慢，天气太冷，我先喝一口酒。”他拿起行军水壶，仰起脖子，“咕咚咕咚”灌了几口，长长出了一口气，惬意地望着热气、酒气消失在寒气中，大声吟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宋宏伟听得真切，心想：“这家伙猖狂自大得很，不过借景抒情，倒还恰当。我不能输给他。”他纵目四望，只见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给高山、平地和河谷披上了一层银装。枪声稀疏处，居然传来几声“汪汪”狗叫。他灵光一闪，想要大声吟诗，忽觉咽喉又干又涩。是啊，从半夜激战到此时，水米未沾牙。虽是隆冬天气，已出了几身汗，外有雪花，内有汗水，棉衣早已湿透。宋宏伟抓起一把雪，几口咽下去，顿感

清凉。他吟道：“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秦慕文听到，不禁暗自点了下头：“情景浑然天成，说得好。”

宋宏伟继续喊道：“你也曾抗击过日本，今天不要迷了路途。大雪虽然茫茫，乾坤自是朗朗。欢迎你投身人民阵营，归来吧，风雪夜归人，革命不分早晚。”

秦慕文也大喊道：“统战对我不起作用。想不到土八路中还有能吟唐诗者。你上过学？”

“土八路不土，藏龙卧虎人才济济。我是北京大学毕业。”

“噢”，秦慕文顿时对这位文书刮目相看。他喊道：“对北大我心仪久之，你真是好福气。”秦慕文又灌了一口酒，习惯性地举起酒壶，想给对方也敬一杯；忽然醒悟过来，自己尴尬地笑了。

宋宏伟远远看见他这个举动，也大笑起来，喊道：“你的酒我不喝，除非你回归人民阵营。”

一阵激烈的枪炮声，似乎离他们这块阵地不远。

秦慕文望了望身后，不见一名增援人员，他悲凉地想道：“完了，今日要死在这片冰天雪地之中了。”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妻子怀抱着一岁女儿的情景。唉，不管这些了，还是同眼前的这位北大毕业生拉拉家常吧，他觉得俩人挺投缘。他大喊道：“俞平伯和顾颉刚研究《红楼梦》的文章我读过，解开了我不少谜团。金簪乃宝钗也，雪谐‘薛’音。乃暗喻她的悲凉命运。”

“着哇。”宋宏伟拍掌道，“弃暗投明吧，你也不要埋在今天的三尺大雪之中。”

“你的才思倒敏捷，处处不忘劝降。我是黄埔学生，忠于蒋校长，宁可杀身成仁也决不言降。我有一事未解，今天正好问你。去年我在《民国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是写《红楼梦》的，颇有新意。署名是

燕大周汝昌，此人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

“哈哈，”宋宏伟开心地笑起来，“周汝昌是我同学。他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胡适的注意，先后给他写了六封信，探讨《红楼梦》。”宋宏伟抓起缴获的望远镜，向后望去，隐约见到有一队西北野战军战士向这里运动，他舒了一口气，放下心来。

秦慕文欷歔道：“一个学生便有如许才华。我名慕文，何文之有？”他不胜羡慕：“古有投笔从戎之说，我倒愿意反其道而行之。”

他的话音刚落，只听到一声稚嫩的惊恐尖叫，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羊，我的羊！”

奇怪，两军激战之处，何来一个小女孩，又会来什么羊？西北野战军的文书和国民党军的团长不由地一齐望去。

不远处，一只羊在雪地奔跑，虽然它跑得不算很快，可后面的小女孩气喘吁吁，仍是撵不上。漫天雪花乱舞，地上是一行羊蹄印，人与羊在雪天映衬之下，仿佛是一幅充满诗情的山水画。

“别追羊了，小心流弹，快趴下。”文书和团长不约而同地喊道。

“我要羊，我要羊！”女孩边哭边喊。

两名战士齐叹了一口气。无疑，这是附近农户人家跑出来的羊。一只羊对于普通人家来说，可是笔不小的财富。

然而这只羊倒不感到有什么揪心的，它似乎更乐意驰骋战场；更何况，雪花和风声还增添了些许情致，古来鏖战几曾见过这场景。“牧童拾得旧刀枪”，那是在战火寂灭之后，而今天是漫天枪声羊徜徉。

这只羊跑了一阵，歇息下来，昂首四顾，仿佛在观赏飞雪，四面的枪声，它可能当做了鞭炮声。它用蹄子刨了刨土，结果失望地停止了这无谓的举动，土冻得瓷实，刨不动。它回过头来，调皮地朝着自己的小主人“咩咩”地叫着，然后朝山坡下跑去。

风狂雪急，越来越猛烈，形成了茫茫的雪嶂。羊不是人，不懂得寻

路，它闷头朝前冲，冲到了崖边，一个趔趄，身形一晃，挣扎了两下，眼看就要掉到山谷里。小女孩恰好赶到。伸出双手，紧紧地抓住羊的一只后腿，羊的大半个身子已落下去，小女孩拼尽全力，想把羊拉上来。可是，非但羊没有拉上来，小女孩反而被羊拖累，一寸寸地向山谷下滑去。羊的哀鸣声，小女孩的哭喊声，回荡在漫天的雪花中。小女孩距离秦慕文不远，秦慕文心中一动，想去救她，又踌躇起来，狐疑地向宋宏伟望去。

宋宏伟鞭长莫及，他急得扯开喉咙喊道：“快去救！快去救！”他又大喊道：“我不开枪，说话算数。”

小女孩的双手已被拖到崖边，她可能被吓坏了，竟然不知松手，只是号啕大哭；小羊似乎明白了情势的险恶，叫声更加凄惨。

秦慕文不再犹豫，几个箭步窜过去，他来得正是时候，小女孩半边身子正滑下悬崖，两只手犹然倒提着浑身乱战的羊。秦慕文一把抱住小女孩的双腿，大叫：“丢开羊，丢开羊！”

小女孩感到安全了，她哭喊道：“我小弟弟每天要喝羊奶。”

呼呼的西北风，像是海波的呼啸，天地间似乎是尖锐的哨声，冷冽的寒风夹杂着小冰雹扑打着这一大一小两个人外加一只羊。天寒地冻，冷气袭人。风雪中，秦慕文觉得自己的双手快拖不住了。他想：“那个共军文书为什么不过来援救？”他恍然明白了：“还用说，死了个团长，文书这个功立得不算小！”就在他感到悲凉之际，陡地听到耳畔一声大吼：“我来了，不要慌！”秦慕文顿感自己的下坠之力减弱了，一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拽住了他。他清楚这是谁，心中腾起一股热流，涌遍全身。但嘴上却喊道：“你怎么才下来？”

宋宏伟吼道：“你没瞧见，我是从山上滑下来的。”

苍茫风雪中，洁白的雪地上，呈现出了一幅奇妙的情景：小女孩提着已然全部落下悬崖的羊，国民党军的团长紧抱着她的双腿，西北野战

军的文书又拽住团长的双腿，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外加一只羊，成一字形，整齐划一地铺成了一字长蛇阵。叫一个不明真相的人看了，会以为他们是在练什么盖世奇功，打通大周天呢。

但这样僵持着终究不是办法，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冬里，凛冽的朔风砭人肌骨，冰雹扑打在脸上，如刀割面。小女孩也许感到形势好转，羊能够生还。于是抵死不肯松开抓羊的手。而羊四蹄乱蹬，身躯东晃西荡，使得悬崖上的人咬紧牙关，拼足力气，不敢松手。文书宋宏伟智上心头，他大吼一声，“孩子，你快松手，叔叔给你买只羊。”

“买羊要钱。”

“叔叔有钱。”

“你哄我。”

“共产党的兵什么时候哄过人，叔叔给你买只比这还大的羊。”

孩子相信了，她的两只小手一松，羊掉了下去，如果再迟一会，她也就跟着羊掉下去了。

没有了已然落到悬崖下羊的牵坠，形势立刻改观。秦慕文把小女孩向后连拉带拖，宋宏伟在保证秦慕文的行动安全，尽可能地把他也向后拖拉。终于三个精疲力竭的人都到了安全地带。而让小女孩目瞪口呆的是：这两名亲密无间，携手救他的人刹那之间，又站到了敌对面。两个人以战士的敏捷，同时飞快地离开了小女孩（目的是不想让她受伤）。宋宏伟站在一棵大树后面，秦慕文则藏在悬崖边的一块巨石之后。两人异口同声喊道：“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我们以往多见到的是共产党军队对国民党军队喊此口号，而在今天的场合，国民党军的团长显然也学会了。

宋宏伟对惊愕之极的小女孩急促地说道：“趴下、快趴下。”

秦慕文也喊道：“小心流弹。”

宋宏伟对秦慕文喊道：“大势已去，投降吧。”

秦慕文摇摇头：“这是不可能的。”

宋宏伟笑着说：“谓予不信，看看你身后吧。”

秦慕文回首向山下望去，顿时面如土色。原来二人只顾救小女孩，无暇注意山下战况。此时只见瓦子街公路两侧，国民党部队溃不成军，东边枪响，残兵败将“哗”的一下涌向西边；西边枪响，人流又像潮水般涌向东边。人叫马嘶，自相践踏。满地丢弃的都是武器弹药；汽车大炮丢在地上，无人去管，一派兵败如山倒的光景。

宋宏伟面色凝重地喊道：“秦慕文团长：我看你天良犹存，不忍开枪射你；你若此时缴枪，虽不能以起义论，还可算作投诚。良机稍纵即逝，切勿自误，你且看看四周。”

秦慕文闻言，四面望去，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几队野战军的士兵急速向这里奔来，显然，他们已发现这里有情况。秦慕文使劲咬住下嘴唇，把心一横，冷冷说道：“我受党国厚恩，蒙蒋委员长栽培，毕业黄埔，官封团长，宁可战死沙场，决不言降。”

宋宏伟声色俱厉而又苦口婆心地喊道：“你我都曾抗击日本，是同一战壕战友；如果是为抗日捐躯，给天地留一股正气；今日之事则与往昔迥然不同。你若回归人民阵营，无比光荣，我宋宏伟愿与你为友。你也是条汉子，切勿迷途，珍重啊珍重。”

秦慕文把手一拱，面色铁青地说道：“多谢美意，你我来生再见。”说罢，他纵身一跃，跳下悬崖。

秦慕文此举，也有他的考虑。他如要选择自尽，自可一枪自毙；他选择了跳崖，是因为在军校时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跳崖有两种可能：一是没摔死，二是摔死，各占50%，且看老天安排什么命运吧。

再说宋宏伟一个箭步冲上前，望着秦慕文的身影飞速地坠向谷底，不禁口中连连叫道：“可惜、可惜！”

小女孩来到宋宏伟身边，迷惑地问：“叔叔为什么要跳下去？”宋

宏伟长叹了一口气，喃喃地对山谷下说道：“这次我如果能留住你，就决不会让你再回去了。”他抚摸着小女孩的头，半晌，说道：“走，叔叔要给你买只大羊。”

第二章

1949年的元旦，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从拂晓起，黄沙便在狂风中，滚滚而来，天空中是一片灰暗，家家闭门，户户合窗。在每家的屋顶上，黄沙都毫不吝惜地留下一层厚厚的足迹。远远望去，真如梁启超所云：“苍黄天地入蒿莱”。全城戒严，凄厉的哨声此起彼伏。在通往飞机场的路上，汽车络绎不绝。飞机场里，尽管有许多军警在维持秩序，但人潮汹涌，尖叫声不绝于耳。达官贵人看到形势危急，古城有被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可能，于是纷纷选择了逃离。

在候机室里，有两名国民党军官在交谈。一名身着少将军装，另一名看来是校级军官。少将语气沉重地说：“恶战在即，看来只有台湾保险了。兵团要在台湾设办事处，将这一任务交给我们第三军，军长罗列又交付我第十七师。罗军长和我研究再三，觉着你忠诚可靠，决定派你前往，人事、财务均由你负责，重任在肩。望你努力，切勿误事啊。”

校级军官恭敬而又坚定地回答道：“报告师长，卑职决不辜负兵团、军座、师座厚望，一定在台湾觅一妥善之处，作为兵团后路。”

师长叫邓宏仪，叹了一口气，说：“瓦子街战役，你战至最后一人，宁可跳崖，决不投降，实为党国忠贞之士，这才把任务交付于你呀。”

至此，我们已知校官是谁了。只听秦慕文肃然说道：“卑职跳下悬

崖，幸被树杈挡住，没被摔死。下到谷底，见到摔死的羊，乃将羊烤熟充饥。等共军撤离后，从侧路走出山谷，化装成农民，辗转逃回。此赖蒋委员长洪福，军座、师座之佑。慕文忠心耿耿，效忠党国到底。”

秦慕文留了个心眼，把宋宏伟没有开枪，容他逃走一节藏在肚皮里。

师长拍了拍秦慕文的肩膀，叹着气说：“瓦子街兵败，绥靖公署参谋长罗列当了替罪羊，赴南京受讯，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以后又因战事紧张，被任命为第三军军长……”

师长的话还没有说完，只听门外一阵嘈杂，他刚欲询问，秦慕文已快步向前，推开门，只见许多士兵，抬着一包又一包的食物，向运输机走去。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回过头来，对师长说道：“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局势恶化，三军断粮多日，仅靠空投活命。南京各店铺日夜赶烙大饼，犹不敷供应；上峰命令西安也向前线供粮，我们已吩咐商铺赶制大饼，运往徐州前线，这些就是大饼啊。”他关上门，愁容满面。

师长邓宏仪也是满腹感慨，说道：“局势之危，从无如今日之甚也。”他小声对秦慕文说道：“你此番前去台湾，即是为兵团觅留守处；也是为我们寻一退路。这也是胡长官的意思。”

秦慕文也低声应道：“慕文明白，慕文受长官厚恩，虽万死亦不辞，坚决完成任务。”

侯机室的门打开了，走进来的是第三军军长中将罗列，他身边也是一位校级军官，后面是一排负责警卫的宪兵。邓宏仪和秦慕文连忙立正敬礼。罗列微微颌首，对身旁的校官说道：“他们是邓师长和秦团长。”又对二人说道：“认识这位军官吗？”

邓、秦齐声回答：“认识，这是蒋纬国团长。”

蒋纬国很热情，伸出手来，和二人握了握，问：“你们到哪里去呀？”